

拯救大地

Gao Yuanbao Zhu
郅元宝 著



人文观察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学林出版社

我希望文学高飞远举，但不要真的
飘向天外。我喜欢文学——
它是泥土中开放的最美的花朵——
又怕它过于贪恋这俗世的
风景。在幻想和现实、语言和非
语言、流行文化和生活大地之间，
灵魂们不停地上下游走。这个“之间”
隐藏着丰富的秘密，我只想
从中寻觅某个便于守看的立场。



大鳳凰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拯救大地

Gao Yuanbao Zhu
郅元宝 著



00466321

学林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

登录号 885939

书号 I206.7
G20 4

●(沪)新登字113号

总体策划	陈思和 王晓明
责任编辑	李 东 李 禾
扉页题字	巴 金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书 名	拯救大地(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作 者	郅元宝
出 版	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2 万
国际书号	ISBN 7-80616-055-8/I·25
定 价	11.00 元

火鳳凰

巴金

34-66

总 序

徐俊西

思和有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已得到某企业家朋友的一笔赞助，准备建立基金出一套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并要我写篇短序。高兴之余，只得从命。

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在“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这种真诚和抱负，都是值得尊重和赞赏的。

首先，在当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科学确是首当其冲的。所谓文人下海，学术消沉，大腕横行，士将不士，着实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忧虑。然而仔细一想，事情也并非果真这样糟。从大处着眼或长远一点看，经济搞上去了，文化迟早也一定会上去的。就譬如“火凤凰”这套丛书的出版，如果没有经济大潮，就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家；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家，哪有人出钱赞助出版。所以我总觉得，当前的文人学士对于刚刚出现的市场经济中那些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也不要过于大惊小怪。这里除了加强自身的修养，做到“坐怀不乱”外，还

要以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宽松心态来看取繁华人生，相信在商海的沉浮中能够到达彼岸的除了物质文明之外，也必定会有人类的精神文明，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下定决心，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游过去。

其次，所谓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要言之，就是要弘扬人们在研究人文科学中长期形成的那种追求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睿智的科学态度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大家知道，从真正宏观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实现还仍处在极不完善的初始阶段，正像恩格斯所说，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指出我们的错误一定会比我们指出前人的错误更多得多。因此对于研究人文科学的人来说，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如果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是很难胜任的。而且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始终把自己研究的坐标定位于人类价值的最终实现上，因而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要以批判的和超越的目光来审视现实，构想未来已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和理论特征。不言而喻，这种定势和特征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自知之明和社会宽容将是何等的重要和突出！别的姑且勿论，就以这套旨在“发扬上海地区文学批评优势”的丛书来说，作者们所崇尚的新批评的美学观和方法论在我国当今的文坛上究竟能获得多少知音就很难逆料，更不用说要得到其他各界人等的认同和接受了。但是不管怎样，在当前日现荒疏和浮躁的文艺批评领域里，有一群甘于寂寞的青年学子坚守岗位，不惮驰驱，并大有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气度，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以上就是我由这套丛书所引发的一点感想和议论，言不及义，是谓之序。

序 I

王 蒙

1993年12月18日，在台北联合报系主办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上，针对某些论说，我发言说：

“讲老实话，一些评论家的概括，对于创作家来说，其实是倒胃口的，当我迈动左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左派，当我迈动右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右派，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是臀派，当我梳头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是发派……罪过罪过。我的打击面也许太宽了……”

笑声和掌声淹没了我的话。

放肆了！我的这种对于评论家的不敬的戏谑之词，指的是那种以几个通用概念直线地现成地判断一切作家与作品的所谓评论家。这里边可不包括郅元宝和许多严肃的批评家。

……1988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翻到了郅元宝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两篇文章。我立即被他的文章所吸引。

我觉得那是与作家也是与读者的在深层次上的对话。他有情理丰茂的文学——艺术的语言，那是作家的语言，也是思想家的语言。不像有的评论文字，其中通

篇充满文件的语言，社论的语言，大字报的语言，汇报的语言，批示的语言，乃至专案组的语言，就是没有作家的语言，文学的语言，艺术的语言，心灵的语言。和这样的评论家讨论问题，实在只能说明自身的愚蠢与难以救药。

而郅元宝是在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心。透过字里行间，描写叙述，他体察着你的热情，你的苦恼，你的诚实和你的含蓄。他特别能抓住你的自相矛盾，你的自我折磨，你的欲说还休，你的满不在乎的潇洒中的内心深处的伤痛。他知道你的成功，更知道你为这成功而付出的代价。他知道你的失败，更知道你的失败背后的酸甜苦辣。

他是在用他自己的心——既不会与作家的心悖谬也不会与作家的心重合——与作家的心对话，更用自己的心冲向扑向作家的心。如果是一个旁观者，对于这种心灵的冲撞，他会感到兴奋，他甚至于也会觉得紧张，如果不是恐怖的话。

而另一些自以为才高八斗的吹胀了的评论家，不看完作品就敢棒杀棒杀；读几行就可以写几页，只读过你的作品的十分之一就敢对整个作家下结论。他们看见头屑就戴帽；看见剪落的脚趾甲屑就套皮鞋；听见笑声就责备你的匪恭匪谨；闻到屁味就给你塞痢特灵。他们像是宠坏了的孩子，天真而又骄傲地随时宣布他们已经证实了哥德巴赫猜想；已经航行了全部海洋；世界已经被他们征服而真理才刚被他们首先发现。他们那么急于填平他们只尝了几杯水的江海；那么急于把非己的一切送入垃圾堆至少是博物馆。他们还动辄自我侏古，宣布文学史应该也只能从他们哥儿几个开始，整天吹什么中国无文学，中国只有两个半小说家，中国文人都是娼妓；或者另一种极端，说是由于他们没有中举掌印，邪恶瘟疫泛滥了多少年，所以多少年来只有类黑线专政，只有一片黑暗

之类的痛心疾首的昏话大话。

郅元宝也试图做一些概括，这些概括也或有深刻的片面或者片面的深刻意味，更有他自己的借酒浇愁、借题发挥、直到李代桃僵的操作。但是他毕竟在深思熟虑，他力透纸背，他穷追不舍，他独出心裁，他深深切入；他的概括即使使你无法首肯，也还是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使你激动，使你震惊，使你深思，使你欲罢不能，使你快乐或者痛苦，使你一夜一夜地睡不好觉，使你长叹一声：“好你个郅元宝！”

就是说他的评论是一种自己的发现；是思想的挑战，至少是思想的真材实料；是一种灵感的由头，是天光暴露、豁然开朗的先兆；是一种话语的柄把，是大好文章的开篇；是投到湖心的一块激起波浪和涟漪的石头，是一束能点燃起熊熊火焰的火把，是一颗多少打进了你的身体（虽然很可能打偏了）的子弹。

至于不足，我觉得这位青年评论家的评论仍略嫌贪大求深有余而精琢细磨不足，思想发挥有余而艺术把玩不足，认真严肃有余而通达趣味不足。对于文章的细微处，对于艺术的细微处，对于形式的细微处，对于文学的趣味与游戏处，他下的工夫与心领神会还是太少太少了。小处着手的東西还是太少太少了。梳细剔微的东西还是太少太少了。潇洒神游的东西还是太少太少了。对于文学的和光同尘的世俗性的认知还是少了。在“博士”全球的同时继承中国文论的传统也不足。

当然这种遗憾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时文的传统、习惯与风气使然。

他还没有太“红”。我祝愿他再多寂寞个相当的时间，免得红得发了烧，匆匆忙忙得胡说八道起来。

序 II

蒋孔阳

郇元宝同志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专攻海德格尔，毕业论文就是《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但是，他一直认为，研究美学，不能不精研一门艺术。文学也是一门艺术，而且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门艺术。所以，在研究美学的时候，他对当代文学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据他自己说，他写的文学批评的文章，大大超过了纯理论和纯美学方面的文章。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确，不通一艺莫谈艺。我相信，他在批评方面取得的成绩，对于他今后更深广地研究美学，不但不矛盾，反而更有助益。同样，他的评论也多少获益于他在美学方面的研究。比如他自己比较得意并用作书题的那篇《拯救大地》的长文，就直接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启发。要说他的评论有什么特色，我看首先就是反映了他平时在理论上的深思冥想，从而著上了强烈的思想理论色彩，而不同于我们常见的那些评论文字。

三年多来，我和小郇在一起，感到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好学深思、对什么问题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他常常不是从一般的水平上来看问题，来表达问

题，而是力求从更高一个层次上来看问题，表达问题。这样，他常常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言人之所不能言，谈出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文章显得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这倒并不是他在文字上表达不清楚，而是因为他的思路高了一个层次，常常直接从思想到思想，以至我们跟不上。我和他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看用不着解决。因为这既不是是非的问题，也不是水平的问题，而是各人学术风格的问题。各人的学术风格，就应当让各人自己去。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说：“康德、黑格尔，由于他们的思想太丰富，他们所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他们不得不把它们讲得十分深奥。我们既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伟大，更不能因为我们不懂而不鼓舞人们去攀登他们所树立的高峰。”小部的情况当然不同于康德和黑格尔，但他因为好学深思而造成的文风上的比较深奥，我们都应当理解和谅解。我认为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的特点。

因为小部喜欢思考，所以他似乎特别喜欢有思想的作品。张炜的《九月寓言》，他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评论过。这篇作品，写了生活、人物和事件，但这些生活、人物和事件又没有很好地贯串起来，因此，读了又抓不牢，好像什么都没有写。我们读时，感受很多，但读后回想，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小部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特点，说：“令我们激动不已的作品，往往叫我们不无歉意地发现自己竟会茫然不知所思，嗒然不知所言；作者说得太透，想得太深，达到了我们的思力难以达到的境界。”于是，他干脆不从小说所写的人物与生活出发，来评论小说；而从作者的一篇哲学论文《融入野地》出发，来体会小说所要发掘的深意。他发现“伟大作品不是作为大地之上的一个可对象化的制造物而生存；它的存在和大地本身融

为一体。我们阅读伟大作品，追寻它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我们自己存在的本源处……”。

那么，什么是“存在的本源处”呢？小郢认为，这就是“人与土地的原初联系”。《九月寓言》的意义，就在于它描写了人在大地之上的原初的生活状态，写了“小村人”那种“小国寡民”式的原初生活。他们活着，吃地瓜，结婚，生孩子，打老婆，死……他们活得简单、朴素，也很艰难。但他们并不觉得苦，他们满足、充实、苦中作乐。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目是“忆苦”。但在小郢看来，作者写的虽然是“小村人”回忆苦难的往事，而实际上，“不堪回首的往昔似乎成了酝酿诗情的温床，成了苦难的经受者寻求宽慰和充实、感兴和落定的源泉。”从这里，小郢进一步在灵魂的深处，与作家张炜展开了一场关于苦难与幸福的对话，并揭示了《九月寓言》以不是寓言的寓言方式，描写了“小村人”“如何用以苦为乐的古怪方式表达自己对大地的眷恋”。

《九月寓言》这样富有哲理和思想的小说，有了小郢这样富有哲理和思想的评论家的评论，就可以更好地显示其意义。我们前一个阶段的某些小说，过分地沉醉于生活琐事的铺叙，而不能飞向思想的高处，我想读读小郢的评论，是会大有裨益的。当然，我们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走向“玄言”式的小说。小说不能为生活的尘埃所埋葬，但也不能为空洞的理论弄得十分灰黯。真正的小说，应当是生活与思想，交相辉映。

小郢的评论集，除了善于思考的特点之外，还善于体贴作家、善于发现作家的才能和优点。例如在评论王蒙同志的作品时，他说王蒙同志是一个未能忘怀于抒情的讽刺作家。那就是说，王蒙就其天性来说，是“一个伊犁河畔的行吟诗人”；但他所担任的社会角色，却是一个“锐气长存的讽刺天

才”。正是从这一根本的特点出发，小部分析和探讨了王蒙创作的艺术特色，从而赢得了王蒙的首肯。王蒙同志承认小部“是在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心”。一个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年评论家，能够得到一位文坛老将如此的信任和赞誉，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和小部自己的努力分不开。

小部的第一个小说评论集快要出版了。他要我写篇序。近年来，我对小说和小说评论都很少接触，谈不出什么；但小部把美学理论运用到小说中，并在小说中分析出美学思想，不仅扩大了美学的天地，而且提高了小说的境界，这就不能不令我感到高兴。古人说：“后生可畏”、“青出于蓝”。在小部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的成长。我祝福他们：更快地成长！成长为参天的大树，巍峨的栋梁！

1994.3.16

目 录

1	序 I	王 蒙
4	序 II	蒋孔阳
1	第一辑：世纪末的回望	
3	意识形态·新民间·先锋取向 ——世纪末中国文学人文传统 的失落和重造	
23	浅俗与高蹈：文学的两种价值追求 ——新时期小说五家合记	
35	命定视角·反讽基调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局限	
50	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四种苦难意识	
88	告别丑陋的父亲们	
107	第二辑：作家们的应对	
109	戏弄与谋杀：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 ——诡论王蒙	
123	《来劲》与关于《来劲》的非议	
128	特殊的读者意识和文体风格	

	——王蒙小说别一解
140	人有病，天知否？
	——王安忆的“存在之烦”
153	附：应该保留更多的灵性
	——简评《纪实与虚构》
157	低产闲散慢先锋
	——说说孙甘露
165	反抗“他人”的暴政
	——评残雪的《突围表演》
174	荒芜的叙事与疯长的言辞
179	马原洪峰论略
187	走在技术时代相反的方向上
	——张炜论
204	拯救大地
	——《九月寓言》的本源哲学
225	第三辑：技术时代批评的困惑
227	作品消失的时代
239	人物论式小说批评模式的反思
246	文体学的小说批评方法
259	文学批评中的伦理学悖论
269	诗意的言说
284	向技术时代的批评进一言
293	匮乏的时代，无力的言辞（代后记）

第 一 辑

世纪末的回望

当此匆忙慌乱的世纪之交，固守中心，返归民间，逃往纯粹之可能性，都不失为生存之本真的领悟与筹划。但新人文精神的确立，有赖于此三种取向的融合。

——《意识形态·新民间·先锋取向》

